

小說組優異獎 林嘉敏

癸亥年端陽生，香港城市大學應用中文副文學士、中文系一級榮譽畢業。怕陌生人，愛虛張聲勢，對無聊事過度認真，並患有語音錯配聯想症。大二因好友開始寫作，得過些小獎，現正尋找抄襲自己和出賣朋友以外的寫作方向。

年三十

0800

透過白鴿的眼睛，我們正從窗外窺視。這是一個典型的清晨，白鴿站在冷氣機上咕咕叫，陽光靜靜停在羽毛上。乍暖還寒，除了從遠處傳來的叮叮聲和雲中的飛機聲，其他聲音都好像被隔在樓宇之外。然後，我們被另一種怪異的聲音吸引了視線。

電 電 電

床上的女孩關掉手機的鬧震，乖乖爬下床，摸進浴室、廁所和更衣室合體的細小空間梳洗。她張開眼睛看牆上的鐘，發覺已經很晚了，於是瞪着鏡子，喃喃說着甚麼，再穿上有點破的繫帶布鞋，就出門上學去了。

女孩的家在山上，要走一段不短的斜坡才到地鐵站。

一望 二望 三望 四望。

四望無人

女孩眼裏含笑，輕輕張開兩臂，腳下忽然加快，像玩滑翔翼般俯衝下去。

女孩常常幻想自己懂得飛，至少，腳能離地一點點，像磁浮列車一樣滑呀滑的走路。這樣，就可以快多了。可惜，這是幻想而已，所以上學，還是要乘車的。

女孩的家，距離學校大約一小時的車程。每逢「甚麼都沒有，命倒有一條」(女孩對九點半的課的稱呼)的星期五，女孩上學時，就算是站着，手拉着吊環，也睡得很安詳。由於常常在車廂睡覺，日子有功，她發現選座位要選靠近車尾的座位，前衝力會令你一直坐得安穩，又有後台依靠；一停車，前衝力就會變成後坐力，讓你整個人彈起，叫醒你。

女孩又發現，在這麼人口密集的空間，思緒反而不由自主地向內壓縮，只集中在自己身上。所有人都刻意把視點放得很近：有的把免費報紙不停的翻看，有的彷彿快要溺斃地摟着手機打短訊，有的把玩 PDA / PSP / NDS 的不同功能，無非就是告訴其他人，我沒有看着你，所以你也別看着我。當然不時有情侶當眾愛得天昏地暗覆雨翻雲，但這其實也只不過是另類的向內壓縮的表現罷了。在這種密集又疏離的空間裏，人群用氣息壓迫着你，但又迫你不准留意。

為了順應時勢，女孩也戴上耳機自閉一下。MP3機容量很少，只有256MB，四十首歌，循環一次，正好是上下課的車程。女孩常常聽歌，卻很少聽新歌。她喜歡不停把

熟悉的音樂播了又播，讓意識墮入無他空間。好像游泳一樣，只是想好好運動一下，甚至只是想用水輕輕包裹自己，浮在比空氣較有無重感的空間，水靜靜在肌膚上流動。只要水夠乾淨，沒有異味，就可以了。

「啊。」

女孩衝出車廂，看看月台的鐘，計算一下，然後決定，還是要買個手卷當早點。

0930

沿着女孩挑選手卷的眼睛，我們看到超級市場壽司攤位中，有個女人默默地把醋和糖拌入涼飯中。（為了方便，我們姑且把她稱為「媽媽」）

媽媽的賬面工作時間是早上十點至下午六點，近來轉到壽司部門，負責最簡單的單件手握壽司和手卷。雖然壽司飯有別的同事早點回來負責，但事實上還是由媽媽負責的，所以媽媽必須九點前到達。九點半，人流尚少，沒人會買手握壽司，放久了又容易變硬，所以暫時不必準備。媽媽會先做較大的手卷。在包裝好的紫菜上鋪上醋飯和壽司料（紫菜和醋飯中間有膠紙，吃時才拆去，紫菜就不會被飯的水氣浸軟），然後捲成花束形的手卷，放入塑膠盒中，再貼上價錢貼紙。

媽媽不認識女孩。媽媽開始留意她，是因為她每逢星

期五就會跑進來，看來看去，然後拿起包得最不好看的手卷，再衝去付款處。媽媽總覺得女孩實在有點傻氣，後來才發覺，女孩挑的手卷雖然不好看，裏面的三文魚卻永遠是最肥美的。

今天是星期五，媽媽包了一個很不好看，卻包着最肥美的三文魚的手卷，放在最不顯眼的角落。

0931

女孩拿起手卷的那刻，她確定壽司阿姨的眼睛笑了。已經遲到，她決定暫時不思考這個問題，直奔到快線付款處，然後跑上商場。

女孩的大學跟她認知中的大學不一樣。她以為，大學應該是一大堆紅磚屋，前面有一片快馬加鞭也要一個時辰才能橫跨的大草地，上面有棵百年榕樹。風和日麗的下午，就跟同學坐在草地上看書，胡鬧一番，然後跑老遠去吃下午茶。

不過，當女孩考進大學後，她發現大學並不一定要是這樣的。女孩的大學身處旺區，旺中帶靜，更是一所難得一見的跟地鐵站和商場合體的大學。（從月台一直走，穿過商場，就可以兩不沾身的到達大學了，連接的白色隧道還跟校舍相當搭配！）商場很大，大學卻很小，只有一幢教學樓，不是紅磚的，更沒有那種「快馬加鞭也要一個時辰才能

橫跨」的大草地。但女孩很喜歡，也很滿意。女孩是個常常迷路的人，精緻的大學校舍令她很安然地到處跑，課間小休時更可以跑到不遠的食堂再折返課室也不會遲到。

女孩如常穿過隧道，忽然又想起「合體」的問題：家裏的浴室、廁所和更衣室合體了，電話跟 MP3 機、遊戲機、相機和攝錄機合體了，現在連商場和大學都合體了。商場和大學合體是正常的，大家是鄰居嘛，蓋了隧道也可以遮風擋雨（也沒有甚麼在商場上課在大學購物的事）。但為甚麼其他東東要合體呢？想節省空間還是節省時間？明明只想要個打出打進的電話卻迫我要其他東東，我根本不需要這些東東。合體有甚麼好，二合一洗髮護髮露也很傷頭髮嘛！

女孩摸摸頭，忽然記起秀一說女友又在網誌上鬧分手，說秀一不了解她，很痛苦云云。知己跟情人合體……節省空間時間金錢開支，還可以想一得二，買一送二，有知己有情人，還有新奇好玩的東東，一次過滿足你三個願望。

「你女友很愛吃出奇蛋的吧？」女孩決定待會兒找秀一問問。

0932

當零衝上民主牆旁的電梯（無中生有，我們決定把她

取名叫零），我們看到有人在民主牆前站着。九點半，很少有人會用民主牆來消磨時間。我們便決定把視點暫時停留在那人身上。

典型的女大學生。曲髮，長及腰間，染成棕色，加上暗紅色的挑染，妝容一絲不苟，大圈耳環在髮間若隱若現。不過，黑色的行政套裝，黑色絲襪，三吋幼跟高跟鞋，又令她跟其他學生有點不同。我們猜想，她今天可能要面試或負責口頭報告。因為，從化妝和飾物看來，她平日的衣著應與一般女孩一樣，想盡方法糅合陽光、甜美、性感、華麗、神秘、野性等不同矛盾於一身的。

我們把虛擬攝錄機放進女孩的眼中，跟隨她的視線，掃過「_____下台！」「____學會濫用私權，霸佔公用桌椅！」「遺失手提電腦」「____導師偏私，只在某班公開考試貼士！」……慢慢，我們就發現她看的並不是民主牆上的文章，而是想找個既顯眼、又不會太張揚的地方，然後釘上手上的紙。

當女孩釘下第一口釘子時，課室外的秀一看看手錶。

秀一永不遲到。他習慣在上課前半小時到達校舍，先看看儲物櫃中有沒有需要的書，接着找一台電腦上網，看看有沒有通知轉換課室或者取消課堂的電郵。然後，秀一會信步走到課室附近能看到陽光的地方，就這麼站着，讓自己精神一點。有時秀一會有點手癢，但他永不在上課前抽煙。

「秀一，又是你最早啊？」

「老師早。」

秀一不是個「好學生」，他只是很清楚自己需要甚麼。不遲到，因為他喜歡從容不迫的感覺。不抽煙，因為他不喜歡滿身煙味的走進課室。

如此而已。

0933

當秀一和他的導師走進課室時，我們忽然留意到有道目光正黏在秀一的側揸皮袋上。沿着視線，我們找到它的主人。（為了方便，我們姑且把他稱為保安叔叔）。

秀一對 monogram（以姓名縮寫字母組合而成的圖案）的東西有點癖好，他總覺得看着這種可預測的重複圖案能令人心境平靜。他身上的就是一個典型 monogram 圖案的名牌皮袋。保安叔叔看着皮袋若有所思，於是我們在好奇心的推使下，走進他的思想。

保安叔叔昨晚跟女兒吵架，因為他發現原來在女兒房間亂放的那幾個黑色手袋，竟然在大學旁的商場中有售。在他眼中，商場裏的店子（除超級市場、銀行和藥房外）都是閒人免進的。現在，女兒竟然有名店賣的手袋，還不只一個，還亂放在地上。保安叔叔昨天特意偷偷走進店裏看，發現那些用尼龍造的黑色袋子竟然賣2000多塊。他告

訴女兒，這幾乎是他五分一的月薪，但女兒說，錢是自己賺的，他管不着。

「大學生……」當他正被倒帶中的女兒再次嚇呆，就被一個衝過來的人影撞到。人影不停鞠躬說對不起，然後衝進課室。

「大學生……」保安叔叔搖頭說。

0938

零無暇數算沿途到底撞到多少人，她悄悄開了課室的門（她已經成為無聲開門的熟手技工），哈腰走過老師跟前，放下背囊，寫起筆記來。今天是《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杜十娘與李甲的愛情悲劇。零見坐在旁邊的秀一神情呆滯，就在抄筆記的百忙之中企圖在他手背上畫龜，偷襲不成就硬攻，最後在老師怒視下鳴金收兵。

秀一不是日本人。

秀一跟妹妹秀兒是對雙胞胎。媽媽喜歡《碾玉觀音》中敢愛敢恨的璩秀秀，就替孩子取名叫秀秀，誰知卻是龍鳳胎。於是，爸爸就決定把哥哥叫秀一，妹妹叫秀兒。秀一不明白，為甚麼替孩子取名這種事，落在爸媽手上竟然可以變得這麼惹笑。三言二拍衛星一號衛星二號也罷了，為甚麼妹妹叫秀「兒」，但自己就要直腸直肚地叫秀「一」？

然後，他認識了零。

零說，因為孩子是無中生有而來，所以她就叫零。秀一問零，有沒有恨過爸媽，單是每年都要在考試卷上寫個零字，想想也覺得不吉利。零一蹦一跳的在秀一前面走着，回頭看着他，由無極而太極，說到太極生兩儀，說到零是由印度人發明的，再說到只用零與一就發展出電腦程式語言，最後作出「我們其實不需要太多也不必想太多」的結論。

「妳想太多了吧？」

「所以我比你聰明！」

「是的是的，聰明的小朋友，那麼大哥哥想問問妳，為甚麼每次都要跑在我前頭然後扭着脖子跟我說話？妳想扭斷它的話，看在相識一場的份上，我一定會幫你的呀！」

「你太高了，」零皺着眉，裝了個墨魚鬼臉，「並着走，我看不到你的臉！」

0945

攝錄機忽然被吸引到房間裏。從傢具的單調乏味看來，是一個大學宿舍房間（環顧房間，場景的整齊簡潔，令我們想起秀一）。房間有點冷，並沒有人說是因為身在初春的北京，但不知何故我們就是知道。

房間裏有一個女孩。她身穿樸素的睡袍，坐在手提電腦前，正在瀏覽網頁。女孩有着一張恬靜的臉，不令人驚

艷，但又找不到半點瑕疵。我們不由自主的將她取名叫阿雪，用名字帶來的聯想補充文字描寫的不足。

湊近一看，發現阿雪聚精會神看着的，正是自己的網誌。既然網誌已在網上公開，我們便暫時捨棄私隱權的考慮，開始跟隨阿雪的眼睛。

喜歡……

你坐在電腦前苦幹，

我從後抱着你的頸項，用左臉頰輕輕撫着你的右臉頰，

然後你會帶着縱容的笑容，用右手輕輕撫着我的右臉頰，由耳際髮際開始。

於是，我心深深處的笑，先被眼睛出賣，再被嘴巴噗哧一聲的出賣。

於是，我的右手中指跟拇指合作，啪一聲彈在你的下巴上。

(怎麼老是不用剃鬚膏呢？下巴都是小小的傷口了……)

爸爸以外，能再次在另一個男人身上找到這種溫馨甜蜜的感覺，真的太好了。

就是一個「好」字，再多說，都變得多余。

會笑我嗎？每個笑容每個動作每句說話，我都牢牢的記在心上。

好喜歡好喜歡，真的好喜歡你。一輩子也要在一起，好嗎？

1100

十分鐘前，零漲紅着臉衝出課室。於是十分鐘後，老師就用眼神暗示秀一把零找回來。秀一索性拿起自己和零的書包，名正言順地逃課。

零喜歡抱着腿，把自己蜷成一團，呆在校園裏類似天井的地方，坐在草地上，看着被樓層分割的天空。偶然低着頭，讓下午的陽光照得後脖子微微發熱。這樣，有自己，有天空，有陽光，就不至太孤單了。

秀一找到零，就坐在旁邊，等。

又過了十分鐘，零還是蜷成一團，眼睛紅紅，視點放在很遠的地方，呆着。於是秀一點了一根Marlboro Mint，躺在草地上，輕輕的把煙吹向空中。

「臭死了。」零猛然抬頭，睥睨秀一。

「現在還未到 2007 年 1 月 1 日。」

「別煩我。」

「沒人關心你，太悶，出來抽根煙！」

「……」

「……好啦好啦，說笑。」

「說笑就是說謊。」零忽然看着秀一，狡黠一笑。

「耍我？」

「別靠過來！臭死了！！」零後退幾步，又蜷作一團。

「到底又發生甚麼事了？」

「……」

秀一看了看零，搖搖頭，走向垃圾桶，將煙慢慢在煙灰缸裏擰熄，拍一拍衣服，彷彿拍走煙味似的，然後又坐在零身旁。

「不需要。」零輕輕吐出三個字。

「算吧，知道妳不喜歡。」秀一又躺在草地上。

「不是這個。」零的臉再次漲紅，「明白嗎？」

「妳在說甚麼呀？」

「杜十娘。」

「……妳每次總是這樣。我跟你不是學生子，沒有心電感應的。」

「你跟你妹有心電感應？她感冒你會打噴嚏？」

「那些叫傳染病。」

「你……唉！」零站起來，蹣跚，「我不懂如何說！就像，就像你抽煙一樣，不需要。就算多麼想要，整天掛

在咀邊，其實都是不需要！懂嗎？！」

「不懂。」秀一看着零，搖頭。

「……」零捂着耳朵，走來走去。

秀一請零冷靜一點，想清楚才慢慢說。於是，零喃喃自語五分鐘後，就一口氣說了以下的話。

剛剛討論時，大家都說，為甚麼杜十娘有百寶箱還要跳江？失控了嗎？可以重新做人啊！可以做生意～去旅行～去唸書～甚至可以把李甲推下去然後再養十個比他帥的小白臉……杜十娘絕～對不可能是失控。她一直都很冷靜，先用反話大罵孫富是大英雄，再一件件珠寶丟進江裏去刺激李甲，然後才跳江。他們實在太在意那個百寶箱，滿腦子都是錢錢錢，忘記一個在妓院長大的女子，又如何能「重新做人」？學的所有技能，吸收的所有思想，都是為了服侍男人的。就像《鹿鼎記》裏的韋小寶，一朝發財，想做的竟然是開十間比麗春院大十倍的妓院。問題不是在於錢，而是在於她根本沒有任何認知去重新做人。所謂從良，也只是由零售轉批發罷了，始終還是服侍男人。從良失敗等於重操故業或者出家或者死。所以別把她看得這麼偉大，她跟李甲一樣，其實只是各取所需。設定這麼多條件，再三試探，其實從來就沒有用心培育過感情。甘於貧賤等於愛情？妳可以為真愛而

不介意鹹魚白菜，但如果他只能鹹魚白菜，不代表妳選他就是真愛啊！然後我就想起臻秀秀。起初，是她迫崔寧的。私通，出走，甚麼都是她下的決定。她從沒有讓崔寧有機會變成有能力愛她的男人。所以到最後，溫柔的崔寧就背叛她了。所以我覺得，現在滿街都是情歌，人們如飢似渴地追求愛情。其實，根本沒有多少人真的想要一生一世的愛情。如果願望成真，要一輩子對着現在的情人，我相信絕大部份人會問老天為何要這麼對他們。像大學學位一樣，所有人都拚命去追，拚命去求，不知道社會根本就不需要這麼多大學生，最後大學生也就不被需要，然後被人說是次貨。我們總是憧憬某些東西，然後又輕視它。李甲愛上妳是為了妳的猜飲唱靚聲色藝俱全，妳也只是利用他來扮演一個洗盡鉛華甘於平淡的杜十娘而已。那個人是不是李甲，根本一點也不重要！

然後，零就虛脫似的躺在草地上。

秀一向來不是一個喜歡表達自己的人。每次看到零用力地表達心裏紊亂的想法，就有種異樣的感覺。起初，他覺得零有時實在想太多，也太喜歡說話。後來，秀一發覺，零其實並不善於說話，她幾乎連停頓和呼吸都再三練習，才能跟其他人交談。對零來說，言語是一種整理甚至修改思緒的手段，而不是與人溝通的橋樑。有時候，零會

一直不停說着生活上的瑣碎，東拉西扯地說着，完全聽不到秀一的話。於是，秀一會保持沉默，並在零說起無聊笑話時跟她一起大笑。

1121

當零辛苦地訴說對杜十娘的看法時，我們附在玻璃清潔劑的瓶子上，隨着清潔阿姐的手推車，走進草地旁邊的女洗手間。這個視點正好看到阿姐因為洗手間再次被弄髒而掛着的暗暗不滿的神情，當阿姐舉起清潔劑噴向鏡子時，又可以順便觀察鏡子前那幾位忙於梳妝的女孩子。

虛擬攝錄機懸浮在半空，我們馬上明白阿姐的不滿從何而來。地板和坐廁再次被不明液體弄濕，雲石上佈滿化妝品的閃粉和水漬，地上還有濕掉的廁紙團、絲襪的包裝和抹手紙。幾位女孩子看來對周遭環境沒有甚麼感覺（對阿姐更是視若無睹），依然忙碌地化妝和整理身上的套裝。其中一個女孩子棕髮上的暗紅色挑染有點眼熟，吸引我們的視線。

「妳真的貼了民主牆嗎？」

「沒有。拆了。」

「為甚麼？」

「等會兒再上去找他。把事鬧大了，事就甬談了。」

「哈哈，妳怎麼說得像黑社會？……」

「別說了。」棕髮主人皺了皺眉，看着領口，「妳幫我

看看這樣弄好不好？」

「不錯呀！」

「但這樣就遮住項鍊了。」

「哇，新的啊，是情人節禮物嗎？」

「『觀音兵』的，」棕髮主人輕哼一聲，把襯衫拉低一點，「不收白不收。」

「所以今晚是跟男朋友過吧？」

「當然啦，做女人的，情人節是兵家必爭之地，我不想陪他是一回事，他別妄想可以一晚走兩場。」棕髮主人皺着眉，挑剔鏡裏的自己，「所以我就說嘛，好好的，這種日子倒跑去北京交流，任由男朋友放在這邊……喂妳小心點嘛，我的手袋是新買的啦！」

1154

還是那個有點寒意的房間。

中午了，也許是因為房間的方向，正午溫暖的陽光並沒有照進來。房裏的女孩拉了拉睡袍的領子，眼睛依然看着熒幕。第二次來到她的房間，理應看看房間的擺設，以推斷一下主人的性格（房間擺設異常簡潔，只有書桌上的一隻手製小熊玩偶令人有點在意）。可是，女孩這麼專注地讀着自己的網誌，彷彿這是必須逐字啃咬的艱深文章，這叫人大惑不解。於是，我們再次跟隨她的眼睛，慢慢讀着。

剛剛下了這個初春
第一場傾盆大雨

夜雨總會令人有一種
世界忽然 只有我一個人
的感覺

清絕 有一點點涼 有規律的雨聲一下下的打在
不知名的平面上

雨中的夜 實在太靜
靜得帶着隔斷紅塵的意圖。

這樣的晚上 你 知道我為你流淚嗎？

我對自己說，問，好嗎？太有自知之明，會變成
過度的謙卑。總是把自己放在一個很卑鄙的位置，進
可攻退可守，儼然一副進退得宜的溫婉嫻淑模樣。

憑甚麼去問？如果明知答案。

是的，我是知道的。來到這邊交流也有兩個星期
了，每次跟你聊電話，你總是很愉快的說着學校的瑣
事，特別是那個叫零的女孩子。

不是，我不是在吃醋，我懂你，只是

為甚麼沒有我在身邊，你還是過得這麼快樂呢？

我知道我不應這樣，我知道，只是

原來，你真的不是非要我不可。

1230

剛開學，秀一便跟零說，要準備學期終的漢語語法口頭報告。這除了是秀一向來的工作態度外，也跟零某個特質有很大關係。所以，喜歡甚麼都到最後關頭才「看着辦」的零，跟秀一在學習上倒從來沒有爭拗。

零說話時，話題總是會因為概念、歷史、結構甚至只是語音的類似而忽然轉換。例如，她可以從電話想到電線，又由電線說到銅絲，然後開始討論螺絲和佛羅倫斯，或者螺絲帽其實代表同學羅倫斯的母親。為了避免發生這種事，當零需要發表小組口頭報告時，同組的秀一就必須跟她再三練習講稿，並在適當的時候毫無痕跡地取回發言權。

下課後（事實上，他們提早逃課了），秀一跟零說，要一起準備口頭報告。可是，一小時後，兩人卻離開圖書館，坐在校園的羅馬式廣場。零緊皺着眉，擺着墨魚鬼

臉，看着秀一。秀一坐在廣場弧形的梯級上，右手肘放在膝上，深深吸了一口煙，再輕輕吹向空中。

「我快餓扁了。」

「怎麼會扁，妳的肚臍明明正跟我很熱情地打招呼。」

零舉手想打，看見秀一的表情，就把手放下了。

「是不是出奇蛋的事？」

「甚麼出奇蛋？」

零拍拍後腦。

「妳的腦袋不是長在那裏的，拍也沒用。」秀一看着天空，「她剛剛傳我短訊。」

「……！哦。」零放下拿着水樽的手。

「她回來了，告訴我航班的時間。」

「嗯。」

「那次在機場忽然說分手，真是。」

「那你有甚麼反應？」

「……也就笑着送她那隻小熊，說着妳教的台詞，然後假裝聽不見。」

零瞪大眼睛。

「別瞪着我。那時腦海一片空白。」

零瞪着地上的陰影。（陽光在凹凸不平的卵石地上畫上美麗的弧線。）

「她去北京也好，那邊比這邊冷嘛！冷靜一下。」

「……」

「我這個薄倖郎在這邊就被她的好姊妹們圍剿，嘿。」

「……」

「呼，再看看吧！」秀一咀角一牽，轉動着左手食指上的銀戒指。「真是個小孩子，老愛撒嬌。」

「我餓了。」

「哦。」秀一站起來，拍拍褲子，「先去吃飯吧，三點半就找老師問問報告方向對不對。」

1445

中午的大學食堂一如平常人山人海，兩人吃飯的過程也不外乎是排隊、買票、排隊、拿飯菜、找位子、吃飯而已，所以略過不提。不過，在上去導師的房間途中，倒想向大家介紹一下大學食堂獨有的十元飯，也就是傳說中的「頹飯」。顧名思義，十元飯只需十塊錢，是食堂裏最便宜

的飯類，大多是菜和肉的配搭，例如番茄牛肉飯、麻婆豆腐飯、魚香茄子飯等。之所以是「頹飯」，除了是因為價錢太便宜感覺很「頹」之外，最重要是永遠沒有如雞翼等需要拆骨剝皮的材料，一手拿飯匙即可完成整個進食過程，相當方便。附帶一提，秀一從來不吃頹飯，他認為吃飯也這麼懶，簡直就是「頹到骨子裏」。我們也不用以為零會吃頹飯，因為買的人太多，零最怕就是排隊，所以根本就不會考慮吃它。

午飯時間後，零和秀一就回到圖書館再戰江湖。這時，我們被導師房間裏的對話吸引，就把鏡頭放在水松板的某一顆圖釘上。

「你留得住我的人，留不住我的心。我覺得這樣做真的很沒意思。」

我們再次見到棕髮主人。她的話令我們很感興趣，於是仔細打量一下眼前的人。他大約30歲，五官端正，臉龐的線條很柔和，看得出是個隨和的人。這麼年青俊秀的大學老師，難免會跟女學生有點瓜葛吧？不過，他的話馬上令我們知道是想歪了。

「無論如何，無故缺席兩次，怎麼說也是要扣分的。」

「你迫我上課，我也不會留心聽的，這是教育的意義

嗎？」

「妳不必在這裏跟我討論這麼大的命題。妳選修了我的課，就要遵守規矩。」

「我連本科的課也……你這只是選修……老師，我不上班不行呀！」

「這是妳的選擇，就要接受後果。」導師搖搖頭。

這種把內容再三重複的對話實在乏味，於是我們開始打量房間。出乎意料，房間有點亂，厚厚的書在書櫃隨意放，或豎或橫，跟房間主人身上筆挺的西裝的感覺有點不一樣。從書的種類，我們可以知道他應該是中文系的老師。這時我們想起他正是秀一和零的導師，教授話本小說，就感到這種觀察很無聊。然後，導師果斷的「就談到這裏吧！我還要見學生」，令棕髮主人氣憤地離開，就提醒我們秀一和零快上來了。

1516

「不去。」

「為甚麼？」

「很怪。」

「不覺得。」

「但我覺得。」

「沒甚麼事的，只是一起去吃下午茶呀！」

「總之我不去。怪怪的。」

「她說常常聽到你的事，覺得你很有趣，想見見你。喂，頭髮有樹葉了……」

「早叫你別拿我當話題！別弄我的頭……」走在前頭的零左閃右避，「你看，現在搞出甚麼東東來！」

「根本沒有甚麼東東，別胡思亂想好不好。」

「……」

「好好好，別擺這種臉，不去就不去。」秀一舉手投降。

「零呀……」

「……」

「我真的想你跟她能成為好朋友。」

(風吹起零的短髮。她的臉色剎然變得蒼白。)

「零？」

「為甚麼要把所有事都寫上網誌？想告訴所有人還是怕忘記？」零緊抿咀脣，「她知不知道這樣會傷害別人？還整天哭哭啼啼裝受害者，超級討厭！」

秀一鬆開拉着零背囊的手。

「總之，」零抓了抓頭髮，「總之傷害我朋友的人，我

不想跟她做朋友。就這麼一回事。再見！」

「甚麼再見……不是要一起上去見老師嗎？」

「……」

1530

我們再次回到那個房間。幾小時後，女孩好像從沒有動彈過，還是坐在電腦前專心地看着網誌。

今天校園很冷，忘了帶手套
搓着冰凍的雙手，發現一件事

手指總是最冰冷的
因為離開身體中央最遠，血液循環最弱

但是，手指也是身體中最靈活的器官之一。

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冷冰冰的人，往往也較能幹？

我記得那一天，你到機場送我來北京。

我們早到了，這是你的習慣。九點入閘，我們七點半就到了。

於是，我們在機揚的 Pacific Café 吃早餐。

我托着腮，看着窗外，看着自己的臉孔稀稀落落的被來回的人影沖而不散，

看着玻璃反映你的肩膀，放在桌下的手，煙輕輕縈縈的飄上半空。

我們坐在窗旁第四張桌子，

你的是 Cappuccino，沒有加糖；

我的是 Latte with fresh cream。

你一直抽着煙，沒有喝，也沒有作聲；

我兩手捧着我的 Latte，跟你說分手。

你還是沒有作聲，轉動着左手食指上的銀戒指，

然後，你笑了，把煙輕輕的在煙灰碟裏擰熄，

走過來，跪下，深深的看着我的眼睛，用手指繞着我額前的髮絲，

再點點我的鼻尖，說我是傻孩子，

然後，像變魔術般變出一隻手製小熊

你說，妳好！我是小秀一，負責陪阿雪姐姐上北京，千萬不要扔下我啊

然後 笑得很燦爛。

很不爭氣，又心軟了。

你知道嗎，秀一？

你知不知道你那個怡然自得的笑容實在很討厭？

你懂嗎？當答案要由女孩子千辛萬苦的想法要
由男人口中得知，

這必定是個沒法微笑的答案。

就算你不懂，我也是懂的。

如果一直不肯開口，這已經是答案。

一次，就這麼一次，你愛我嗎？

不，我應該問，

你需要我嗎，秀一？

然後，女孩抽抽搭搭的哭起來了。這是我們這幾小時
裏看到最大的動靜。

1730

「同形異義……除了可以是酒又可以是蛇的竹葉青，妳
還想到嗎？」

「說過了，愛恨。」

「這是反義詞。」

「不是，是同形異義。廣東話。愛，既可以是喜歡，也

可以是要。恨，既可以是討厭，又可以是很想要。」

「……對。」

「所以，無論愛恨，總之要了才算。」

「……」

「悟空，你愛呀？你愛，要出聲先得架，無理由你愛，我唔俾你，你唔愛，我俾你架？」

「……零，夠了。」

「你知道哪裏最多求雨歌？就是長年不下雨的地方。」零彷彿沒聽到秀一的話，依然起勁地說着，「所以，這麼多流行曲都是情歌，就證明這個城市沒有愛。」

「……」

「就像沉船了，一個人在海上飄呀飄，放眼盡是水，卻一口也不能喝。」

「零……」

「呀，保安叔叔！」零忽然揚手，「對不起，今天撞到你了！」

1745

棕髮主人覺得今天很倒霉。

新買手袋被人弄濕、跟導師談判失敗、模擬面試又被批得體無完膚……當她見到阿雪的男友在情人節跟另一個女孩坐着喁喁細語時，確是有點幸災樂禍的快感。不過，

快感馬上被迎面而來的爸爸完全擊散。

「早告訴他別在學校跟學生裝成很友好的樣子！真難看……」棕髮主人掩面而走，一邊打電話給男朋友，叫他取消訂座，法國菜總慢得叫人心煩。

1800

導師踏着輕快的步伐離開辦公室，準備到超級市場接媽媽。

今天是除夕夜，媽媽終於可以準時下班。能一起吃飯，是一家人最快樂也最難得的事。

林嘉敏：得獎感言

很榮幸能在自己畢業的母校得到文學創作上的鼓勵。

城市有一種魔力，就是令人失去思念的能力。變得太快了，還來不及意識到某些東西的離去，還來不及思念，就已經忘記。曾經以為很在乎某些東西，甚至無法想像沒有它們的日子。有一天，驀然回首，竟發現，它們早已慢慢地、慢慢地淡出了我的生命，連記憶都模糊一片，比燈光闌珊還幽暗。

連思念或心痛，都無能為力。

後來我就明白，能輕易忘記，因為沒有了它們，原來生活也是這麼過，沒有甚麼不同，甚至，比從前更快樂。

城市裏，人們早就學會如何將得到的東西視作理所當然，在失去時呼天搶地，然後在最短時間內回復平靜。同時，人們也習慣了如何混淆「需要」和「想要」。得到需要的東西後，就追求想要的；得到想要的，就用「不需要」來鄙視它。這樣，我們才能在得到和失去之間處變不驚。

在這個城市，我常常感到困惑和彷徨。受傷，是因為EQ太低。所以，為了證明自己EQ高，就要容忍傷害自己的人，甚至同情他們因自作自受而流的眼淚；被信任的朋友傷害欺騙，是因為自己太天真，誤交損友，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士司機用鐵錘襲擊素不相識的少女，有人評為：「梗係個女仔撩個司機啦！唔係好人好姐做乜非禮你？」

因為只有這麼說，才可以合理地解釋這麼不合理的事，然後心安理得地生活。

我不喜歡這個逼人活得這麼自欺的城市。

〈年三十〉的前身，是個不快樂的故事。那時跟他聊天，談起愛與需要的弔詭，還有大學生的未來，聊着聊着就很傷心，於是回家寫寫寫。那是一篇破碎、不完整的小說，或者是一篇喃喃自語。由於太喜歡裏面的角色，反而無可避免地逼他們走上悲劇結局。

「妳心腸不好。」她讀後搖頭，「老要別人傷心，會有報應的。」

一年後，我重寫這個故事。下筆時，沒有「言之有物」的決心，沒有計算甚麼技巧，只想寫個輕輕鬆鬆的小故事給爸媽小弟、他們和她們看。選了城大作故事背景，除了因為這是我熟悉的地方，也因為要把「惹人疑竇」推到極致，令人不必再辛苦猜想有沒有影射或諷刺，是抄襲自己還是出賣朋友。然後，自由選擇歡笑或流淚。

我希望我愛的人都能隨心所欲，或是微笑，或是哭泣。

我希望我愛的人都能每天準時下班，與喜歡的人一起，或是歡笑，或是哭泣。

在這個連歡笑哭泣都被視作交際手段的城市。

評委：劉紹銘先生

評語

「無校園」的大學生的大學生活速寫。人物影子凌亂，立意突顯生活的無聊與煩瑣面，讀來有台灣作家林懷民 1960 年代作品〈蟬〉的味道。